

日落之海，廢墟之城

西貝

我因某種“廢墟情結”，一直對土耳其的廢墟古城以弗所(Ephesus)很是向往。17年前，H和我的首次歐亞之行，便去了以弗所。記得乘車駛向古城遺址的那個清晨，天空烏雲密布，雷雨交加，但我仍然一路都在哼著莫扎特的土耳其進行曲，那輕盈歡快的旋律襯托著我心中抑制不住的興奮。H說：“今天不就是去看一堆堆石頭嗎？荒郊野外大雨傾盆還興高彩烈，咱的廢墟情結是不是病入膏肓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偏愛去荒涼空曠的廢墟，而不是繁華亮麗的風景勝地。有人甚至把廢墟情結說成是一種對“悲涼感”近乎自虐的迷戀，而我不以為然，反而覺得殘牆斷壁、亂石荒草有著某種抽象藝術的滄桑和摩滅之美。當我們在廢墟凝固的時間現場，以石頭、沙礫的時間尺度重新度量人類的生命時，終結與起始、毀滅與絕望，卑微與偉大，都變得微不足道，一切都是偶然和瞬息，正如佛教“無常觀”所說的，無常是宇宙人生一切現象的真理。

其實廢墟這種終極的“悲涼感”並不會讓人沮喪，反而會使我們因人類在地球上如此微不足道而感一種釋然。殘磚碎瓦、人去樓空的寂靜似乎能安撫我們在生存競爭中的焦慮和疲憊。塵歸塵，土歸土，甚至廢墟的空寂能生出一種禪意，給我們浮躁不安的心帶來佛系般的治愈。雖說我們的生命像塵埃一樣卑微，但大千世界，哪個微小的個體沒有自己獨具的豐盈和雋永？認識到萬物易碎無常的本質，便會使我們對

承載自己生命的一切，不再覺得那是理所當然，更能增加我們對人生的珍惜感。

以弗所古城，曾是雅典殖民者建立的一座繁華精緻的海上貿易港城，是亞細亞第一大都會，它西臨愛琴海、南瀕地中海，與隔海相望的希臘雅典像是愛琴海入口的一對門柱。由於地震頻發及地貌的變遷，古港的入海口逐漸被淤塞，現在的遺址距海岸有十幾公里之遙，歲月滄桑，加上飽經戰火蹂躪，這座曾雄霸小亞細亞、人口多達30萬的海港大都市到中世紀漸趨衰落，淪為一片漫無邊際的廢墟。

小亞細亞半島位於歐亞交界處，自中學的地理課開始，就讓我充滿好奇。古希臘地區最早對世界進行劃分的是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人，他們把陸地分為兩塊，地中海之東叫亞細亞(意為日升之地)、之西叫歐羅巴(意為日落之地)，歐亞之分便由此延續下來，或許地中海應叫“日落之海”？那裡的千年古城伊斯坦堡極為獨特，它被狹長的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分隔，半個城是歐羅巴、半個城是亞細亞。

小亞細亞在地理上是歐亞非三大洲之間的戰略樞紐，博斯普魯斯海峽是黑海和地中海間的唯一航道，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以千百年來那裡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的波斯、馬其頓、羅馬、拜佔廷、奧斯曼等帝國先後攻佔和統治這塊土地，使它歷盡各個帝國的爭奪打造和東西不同文化的衝擊洗禮。天災地變及熊熊戰火在那裡留下一座座歷史悠久的廢墟之城。如今最壯觀龐大的古希臘羅馬廢墟不在希臘也不在意大利，而

是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馳名遐邇的以弗所古城遺址就是其中之一。

踏上那條古代曾直通港口海岸由石板鋪成的寬闊長街，我們開始了以弗所古城的穿越之旅。長街兩側簇擁著坍塌的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殘牆斷壁，那些高大的石柱、精美的壁雕，即使殘破鏽蝕，也不難想像它們曾經盛極一時的絕代風華。這座記載於新約《聖經》中的古城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好也是最大的希臘羅馬古跡城，有著“土耳其的龐貝”之稱，但它比意大利的龐貝廢墟至少大十倍。以弗所遺址遠遠沒有被全部挖掘，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地面，僅從所能看到的一堆堆的石雕殘骸，已令我們震撼不已。當H看得目瞪口呆，大呼壯觀、大發議論時，我故意說：“不就是一堆堆石頭嗎？”他正要駁斥我，隨即笑著想起那是他自己在車上說過的話。

那是怎樣的一堆堆的石頭啊！我們走進古老的破碎的殘缺美之中，如同穿越到歷史回廊的一個盡頭。那日秋雨連綿，石頭閃閃發亮，折射著忽明忽暗的逝影流光。現代的喧囂越發使廢墟的寧靜充滿一種震懾人的力量，我們久久地立在那裡，屏氣凝神感受那悠遠深邃的氣息，感受歲月侵蝕、天災毀滅及人類暴力摧殘所造就的蒼涼。曾經的燦爛輝煌，早已無處可尋，交付給了一望無際的敗落凋零，僅以殘垣斷壁嘆息著昔日的榮華與滄桑。

這座沉睡在時光中的古城，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傳播地，聖經裡有《以弗所書》，聖母瑪利亞故居亦是古城的重要朝聖地。《以弗所書》的核心主題是愛與合一。這個主題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在現代社會中，種族、宗教、文化的差異往往導致分裂與對立，《以弗所書》提醒我們在愛和相互的尊重中彼此合一。(未完)



■以弗所古城遺址



■以佛所圖書館古跡

澳華新文苑

第1194期(A)

寫意花鳥畫的變與不變

希崑

中國花鳥畫成為獨立的畫種起始於宋代。極度閑暇，享有統治地位的宋徽宗趙佶，雖然皇帝沒當好卻是位丹青高手；他的《芙蓉錦雞圖》《寒鴉圖》畫得都不錯。以愉悅皇帝為目的的院體畫派把追求細節的逼真、寫實發展到了高峰，工筆花鳥畫成為了當時獨步畫壇的冠冕。到了南宋時期，與院體畫派主張相對應又產生了另外一種審美情趣：那便是以蘇軾、米芾等人極力提倡的“詩意”。即主張從實體細節的真實逼真發展到強調自我主觀的興意，特別強調了主觀興意的寫意筆墨精神。這是中國繪畫藝術一次了不起的藝術觀念的革命，它奠定了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寫意花鳥畫在其間佔據了不可小覷的地位。這種變革，也可以看作是：在宋代文官當政，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文化大師佔據高位；優秀的詩詞大家陸游、辛棄疾、李清照、蘇東坡等相繼登場；而他們之中的首席人物蘇東坡又是個有溫度，招人愛的突圍者、反叛者的因素。

有人將中國畫與西洋畫相比較，認為從格調上講，西洋畫是“劇”的情節，中國畫是“詩”的意境，有一定道理。中國畫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都不像西洋畫那樣具體、精確、嚴格地對客觀物象忠實的模擬描繪；而是畫家依據對事物景象觀察體驗得到的印象，成竹在胸之後在主觀情思的支配下心驚八極，遷想妙得，大膽取舍，妙筆精研再創造了的藝術形象。它是更加藝術化了的超現實的，形而上的藝術形式。

當然，西方的繪畫歷經了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等時代的不斷變革後又產生了各種新的派別形式，如：印象派、抽象派、表現派、立體派、野獸派、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波普藝術等多元的現代繪畫藝術。有的畫派從本質上甚至完全顛覆了求真寫實的表現形式。超現實、形而上的多樣藝術形式在西方反而超越中國占了風。這應該看做是藝術上追求自由精神的表現，也體現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和人的個性精神的獨立解放。

原本在繪畫藝術上，早已悟到了形而上要超於形而下的中國，卻由於它的古老、強大和故步自封而顯得保守，發展創新也緩慢了。不過好在我們懂得並掌握了寫實和寫意兩種最基本的觀念形態，沿用至今，樂此不疲。可貴之處許多東西是我們所獨有的，在吸取別人長處的同時當然也絕不可妄自菲薄。

有人說文學的底色是哲學，我以為繪畫的底色也是哲學。尤其是中國畫。中國的花鳥畫在寫意性上是要比其它題材又勝一籌的，因此這種哲學底色的理念就更突出。花非花，亦是花。它把人和自然、人的精神生活和各類花卉、動植物密切

聯繫，把花鳥當做了“人”來畫，借此寄托人的情感、精神追求和靈魂升華。繪畫被視為了“心畫”，視為了人生曼妙的風景。在許多鄰域裡，中國的“天人合一”哲學觀念與現代關愛“生態平衡”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它使花鳥畫不朽長青，並衍生出了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豐厚的內涵。

但見，被視為傳統花卉代表的“四君子”之一的梅花。它凌霜傲雪的自然屬性被提煉升華之後與人的品格相互印證，成為了超凡脫俗的高士、隱者的精神寫照和情感追求；獨守孤寒、清氣乾坤、疏影暗香，既是梅花的精神，亦是人格力量的反映。繼而不論是生於深谷無人識，清香依舊的幽蘭；虛心勁節的青竹，亦或是獨傲西風不佔春的秋菊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操守精神。那些大自然中的禽鳥，也同樣關照了它們的自然屬性，賦予了它們不同的品質和精神。如：勇猛高翔的鷹，伍德吉祥的雞，求一偶而終不棄的野逸玄鶴，華貴綽約不稱霸的孔雀。它們一個個都由人的意向追求升華到了精神修養的超逸境界，每一種物象都有深涵的哲詩意念寄托其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意向的精神追求被大大地拓展了。

這應該是中國花鳥畫不變的永恆。另一個不變應該是：歷代畫家創造積累，所形成的中國畫獨有的形式法則。它是根據各種不同花卉、禽鳥的造型特徵所產生的組合規律；它們的創造形成又是與中國畫的筆墨語言相適應的；是將中國畫獨有的形式發揮到了極致所形成的程式化的筆墨語言；它的沿革又是與不同時代中國畫的審美特質相聯繫的。因而，這些既定的程式成為了學習花鳥畫的基本功，也演化為理解中國畫形式和筆墨規律的寶貴本源。它們是不變的法則。

可變的，一個是繪畫者的境界和情感，二是在繪畫的過程中善於舉一反三地運用那些既定了的富含了中國哲學理念的程式、筆墨規律和基本功，利用它們去營造、達到你想實現的藝術境界。

“師法自然”以自然為極則，觀察自然的特點變化，緊緊抓住自然物體在變化中的神韻；即是指那生生不息的變化、不測和自然的氣韻。當你畫下了第一筆，之後的所有都是在前面談到過的不變的法則基礎上去左右逢源，制造矛盾，解決矛盾，營造完美了。有點像下圍棋一樣，要運用你的哲理智慧去佈局、封堵、圍截、留白；以己自然去合天之自然；按自己的意願去調整達到和諧完美。但這種意願能否達到，又源於了那些不變的法則。不變的法則說起來也許太多，它們是：筆法、章法、色法、墨法、構圖、留白、疏密、藏露、大小、橫豎、長短、乾濕濃淡、用筆的節奏，寫形與流美、形神韻味等等對立統一的哲學規律。所謂的“有法無法”、“敢破敢立”就看你是如何駕馭了。最根本的恐怕還是要築基建助於筆墨功夫。

難的是變。一切“不變”的法則會成就你的功夫，一切功夫的積累又都是在為“變”在做準備。只有具備了不變的扎實功夫，才能應對變化。只有變化才有創造，創新。想畫出自己的畫，而不再是拷貝和複製別人，那只有變法。不過你變法之前必須先守法。這就是藝術的變與不變的哲學規律。

繪畫不能只停留在繪畫的形式上，重要的是抓住繪畫的靈魂，如表現派畫家蒙達的《吶喊》。你最終要表達什麼？它的價值所在。審美的路徑要比繪畫的路徑重要得多。

迎春 (鐵破浣溪沙)

陳小明

嶺綠門紅舊歲除，
裁詩獻吉遣音書，
遐邇親朋體康否，
樂常乎？

雁陣遙天春訊送，
元辰接福喜何如，
齊薦心香今勝往，
展新圖。

■陳世豪書法《迎春》



1月24日，在充滿智慧與靈氣的Campsie圖書館內，悉尼著名畫家徐希崑的《莫問流年·聞花香》水墨畫展正式拉開帷幕，並隨之舉辦了一場引人入勝的講座。張青作《臨江仙》慶賀：

喜看琳琅佳作，盈堂賓客開顏。
山明水秀百花妍，功夫源畫外，韻味發毫端。

戲劇詩文跨界，耕耘樵採忘年。
南洲藝苑又春天，花香宜細品，室雅足流連。

■徐希崑在《莫問流年·聞花香》水墨畫展上。

